

神賭丐俠

神賭丐俠

上

(台灣)卧龙生

内容提要

侠士本为正心男，却道历尽苦楚，世途沧桑，蒙冤求生，身陷邪道情痛伤，鸳鸯分合复曲，劫难无言，仇帐万千，待等云开之日，只落得脱世超凡，酷侠生生死死，情丝悠悠潺潺，本着故事情节曲折跌宕，人物塑造形象生动，言语快炙人口，可读性极强，丝丝入扣，栩栩如生、笔墨妙趣，人情世态玲珑尽致。

目 录

第 一 章	出世江湖出世剑·····	(1)
第 二 章	憨侠蒙冤苦羞说 ·····	(53)
第 三 章	死里逃生生死情·····	(105)
第 四 章	雾失迷津津迷缘·····	(157)
第 五 章	出逃危处难逢吉·····	(189)
第 六 章	生矣死矣凶灾运·····	(248)
第 七 章	侥幸脱剑在天意·····	(300)
第 八 章	冤家相遇真路窄·····	(350)
第 九 章	养虎为患恨难说·····	(383)
第 十 章	千年空毒养娇丽·····	(453)
第十一章	八方豪侠捉一凶·····	(505)
第十二章	天罗地网缉追命·····	(558)
第十三章	改名换姓易貌容·····	(570)
第十四章	沧茫世途求心静·····	(654)
第十五章	藏身隐形愧玉人 ·····	(703)

第一章 出世江湖出世劍

清明时节，终日细雨霏霏，远山近水，都笼罩在如烟似雾之中，看来别饶情趣。太湖两岸，宜兴一带，一向是鱼米之乡，连日细雨，令得田中的禾稻，碧也似绿，水车声中，间或传来一两声农夫高歌，的确是恬静之极。

在一片大好田野间，一头水牛，正在缓缓向前走着，骑在牛背上的牧童，头上戴着老大的斗笠，身上披着刺猬也似的一件蓑衣，坐在牛背上，十分悠闲自在，水牛踏在泥泞的地上，发出“拍拍”的声音，突然间，水牛“哐”地一声，停了下来，在路旁的一道小河边，草丛之中，陡地窜起一条人影来。

牛背上的牧童，根本未曾看清是怎么一回事时，那疾窜而起的人影，已来到了近前，手臂伸处，将那牧童，硬自牛背上扯了下来。

在那人身形一顿间，只见这是一个面色十分狰狞，约莫四十上下的汉子。

那汉子的额上，有着两道血也似红的刀疤，一望便知，不是善类。

而他一把抓住了牧童左手，四面一看，见没有人，便以极其迅速的动作，将牧童的斗笠，也脱了下来，戴在他自己的头上。

那人一将牧童的斗笠蓑衣穿戴在身，露出了一个极其狰狞的

笑容，手臂一挥，将那牧童挥出了丈许，“哗啦”一声水响，跌入了河中！

他在出手抓住那牧童之际，按住了牧童的软穴，但在挥出之际，却并未将牧童的穴道解开，那牧童直沉下了河底去。

那人在转眼之间，杀了一个与他无冤无仇的少年，但是他却若无其事，立即翻身上了牛背，向后面看了一眼，又侧耳细听了一下，立即象那牧童一样，骑在牛背上，策着水牛，向前慢慢走去。

那人的身影，本就相当矮小，而斗笠蓑衣一遮，就算在近前，也只当他是一个牧童，却不知他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。

在那人策着水牛，走出了七八丈，便听得自东面西，传来了一阵马蹄声。

因为连日细雨，道路十分泥泞，因此马蹄声听来，也十分低沉，那人在马蹄声才一入耳之际，又回过头去，看了一眼。

那时，已经可以看到两匹骏马，并辔驰至！

那人连忙转过头去，马蹄声迅速驰至，只见来的两匹马，十分骏逸，但是马身上却沾满了泥浆，显见是长途奔驰，未曾歇息。

而马背上，则是一双十分年轻的男女。

那男的大约二十左右，浓眉大眼，一逼憨直之态，女的则只有十六七岁光景，生得非常秀丽，十分慧黠。两人的身上，也早已湿透，他们来到了这水牛的后面，一齐拉动马缰，停了下来。

那男的一伸手中马缰，道：“牧童，向你打听一件事！”

那人骑在水牛之上，略动了一动，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那少女急急道：“有一个矮个子，凶眉恶眼的，额上还有两道刀疤，是走这条路上来了，你可曾见到？”

那少女所形容的那人，分明正是如今骑在牛背上的那一个！

但是因为那人以斗笠遮住了面，所以少女和那年轻人都看不清他的脸面。只听得那人捏细了喉咙，道：“有的，有的。”

那年轻人的神色，十分激动，道：“牧童哥，事关重大，他向哪里去了，快告诉我。”

那人一伸手：“刚过去不久。”

那年轻人道：“多谢指点！”双腿在马肚上一夹，和那少女，又并辔向前驰出，但是他们两人，刚一策马起步，在水牛旁边掠过之际，只见牛背上那人，肩头一耸，掀下了头上的斗笠。

紧接着，只见他双手齐扬，悄没声地，扬起了两股红索，在红索尽头，各系着一支和真人手掌，差不多大小的铁爪。

那铁爪的五指之上，皆生着倒刺。那人的出手奇快，手臂一震间，红影一闪，那两支生满了倒刺的铁爪，已无声无息，来到了这一对年轻男女的肩后。

那一对年轻男女，做梦也未曾料到，刚才他们向之问路的人，竟就是他们所要追寻的敌人，等到飞爪临近，将要抓中他们之际，他们觉出不妙，想要转过身来时，却已慢了一步！

在电光石火之间两人只觉得肩头一阵剧痛，连忙一勒马。

那两匹骏马，一声长嘶，人立起来，那人仍骑在牛背上双臂用力向后一拉。

两支铁爪，一抓中了年轻男女的肩头，便已深陷入肉，这一拉，只见两人，面色惨白，竟被那人，生生地拉下马来！

那人“哈哈”一声长笑，望着跌倒在泥泞中的两人，道：“你们要找我是么？朱三爷在这里！”他一面说，一面双臂，又连抖两抖。

只见那一双青年男女，在泥泞中滚了一滚，竟一跃而起，各自手臂扬处，“刷刷”两声，只见两道精光过处，已将连在铁爪之上的红索削断！

牛背上那自称“朱三爷”的人，一见这情形，面色微微一变，但是他立即弃了手中红索，抑天“哈哈”大笑，道：“你们断了红索，便可无事了么？”

那两个年轻男女，一断了红索之后，铁爪还留在肩上，但却已不能妨碍他们的行动，两人各自踏前一步，手中晶光四射的短剑，横胸平放，看情形，两人本来是准备发招的。

但是他们却并未曾发招，只见面色变得更白，那少女惊呼一声，道：“有毒！”

那年轻人高声道：“与他拼了！”

他一言甫毕，双足一顿，手臂向外一挥，那柄两尺来长的短剑，挥起了一道精虹，连人带剑，一齐向前，扑了上去！

那人似乎也知道对方的厉害，不等他扑到，手在牛背上猛地一掌击出，身子已就着那一掌之力，向后反跃了出去，那水牛挨了一掌，负痛怪叫，向前冲去，恰好将那年轻人的来势，阻了一阻，待那年轻人让开了向前冲来的水牛之后，那人已在两丈开外！

只听得他一面笑，一面叫道：“倒了！倒了！”

那年轻人心中一凛，回头看时，只见那少女已向下倒了下去，他心中大吃一惊，连忙待要奔过去时，只奔了两步，自肩头起，全身突然一阵发麻，竟也不由自主，双腿一软，跌倒在泥泞之中！

那人“哈哈”大笑，身形抖动，抖得身披着的一件蓑衣，颤动不已，更显得他猛恶无比。

他一面笑，一面来到那年轻人的身边，抬腿便是一脚，“砰”地一声，正踢得那年轻人的腰际，踢得那年轻人连打了几个滚。

他又是一声长笑，道：“好大胆的东西，竟敢一路追踪朱三爷？你们是何人门下，说！”他一面问，一面凶光闪闪的眼睛，却望定在两人手中的短剑上。

那年轻人被那人踢得滚了几个滚之后，恰好来到了那少女的身边，两人一见对方的目光，停留在那一对短剑之上，心中竟皆一惊，两人都不由自主，勉力一缩手，想将那一对短剑，藏了起来。

但是那人的动作，何等之快，一问甫毕，陡地身形一矮，五

指如鉤，已向前疾抓而出！

只听得“铮”地一声响。那两柄短劍，在他一伸手間，已全被他抢了过来。他一得劍在手，便定睛去看，

而也就在他一看清那两柄短劍之际，他的身子，猛地一震，面色也为之剧变！

只见那两柄短劍，一样长短，样子也是一样，全发着青莹莹的精光，一望而知不是凡品，劍把黑漆漆，沉甸甸，不知是何物所制。

两柄短劍，所唯一不同之处，便是在劍柄上所刻的两个字不同。一柄劍上，所刻的是一个“圣”字，另一柄上，则是一个“芳”字。

那人呆了半晌，又向地上两人，看了一眼，面上更露出了骇然已极的神色，道：“你们……”

他只讲了两个字，身子更是一震。

这时，在他面前的，只是已中了他独门的兵刃，“飞魂毒爪”的两个青年男女，根本没有什么可怕的物事，而他飞魂爪朱烈，在黑道上也不是无名的人物，可是他一句话只讲出了两个字，便面如土色，不自由主，身子震动了起来。

那年轻人喘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——”

但是他也只讲了两个字，那少女便抢着道：“你已经知道我们的来历了，可是么？”那人忙道：“是！是”朱某人有眼不识泰山——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向前走来，这时候，他面上充满了诚惶诚恐之色，像是唯怨两人不肯原谅他的过失一样，然而，他一来到两人的面前，面上的神色，便陡地一变，重又变得狰狞无比，四面一望，握住了手中的短劍，向下疾刺而至！

他那一劍，刺的正是那少女的胸口！

那少女大吃一惊，叫道：“你干什么？”

但是朱烈却幌若无闻，短剑仍是疾刺而下，那少女双目一闭，自度必死无疑，可是短剑剑尖，在离她胸口，尚有半寸之际，朱烈却又硬生生地收住了势子，猛地跃退了一步，失声道：“不行！不行！”

那少女重又睁开眼来，道：“你已经知道了我们的来历，却还不取解药出来，难道就不怕后患无穷么？”

朱烈听得“后患无穷”四字，立即想起那一对短剑主人行事的作风，面色又自一变，叱道：“我将你们两人杀了，并无人见，可免后患！”

那年轻人大声道：“你别弄错——”

可是他只讲了四个字，那少女以肘在他腰际，撞了一撞。

毒发麻痹，那少女虽是勉力一撞，力道也不大，但是那年轻人的腰际，刚才被朱烈踢了一脚，已受了重伤，这时再被那少女一碰，痛得牙关紧咬，再也讲不出话来！

那少女立即接上去，道：“你不会的，你若是敢下手，刚才早已下手了！”

朱烈心头，怦怦乱跳！

他再也想不到，因为发现自己做了一件案子，尾随了下来的，竟会有那么大的来历，若是他知道的话，刚才他一定由得两人驰过去算了。

而如今，他出手将两人打伤，放了他们，冤家已成，从此后患无穷。将他们杀了，这件事势必成为惊天动地，轰动整个武林的大事，一双短剑的主人，焉肯善干罢休？一被查出，更是不堪设想！

飞魂爪朱烈，一生为人狠辣无比，但是此际，他心头慌乱，却不知如何才好，呆了半晌，猛地一跺足，凶睛乱转，道：“就这样！”

那少女道：“你准备将我们怎么样？”

朱烈并不回答，将两柄短剑，插在腰际，身形一俯，已将两

人，抓了起来，大拇指按住了两人腰际的“带脉穴”，不令两人出声。

他虽然一手抓了一个人，但是行动依然十分疾快，足尖一点，向前跃出了丈许，来到了那两匹骏马之旁，身形拔起，便上了其中一匹马背，双腿一夹，那马一声长嘶，向前疾驰而去！

细雨蒙蒙，路上水烟迷漫，朱烈向东驰去，弃大路而行，专在十分泥泞的小路上飞驰，泥泞飞起，溅得他自己，也是没头没脑的污泥。

他在路上，飞驰了一个来时辰，未曾遇到一个人。

向前望去，只见水烟迷漫之中，前面出现了一片大水，他已来到了太湖边上！

朱烈紧张的神情，到这时才略松了一松。

他一跃下马，身在半空，尚未落地，一脚便踢向那马的头部。

只听得一下骨裂之声，那马四膝下跪，哀嘶一声，便自死去！

朱烈一脚踢死了马匹，回头看去，半路上的马蹄印，早已被泥浆没去，朱烈松了一口气，一连几脚，将死马踢入了草丛之中，然后，身形如飞，向前又掠出了小半里，已经来到了荻芦丛生的太湖边上。

细雨未止，向前望去，一片水雾，朱烈发出了三长两短，三下尖啸声，又沉声道：“江南道上，飞魂爪朱烈，敬备薄礼，来贺费七太爷，六十大寿！”

他对着茫茫的太湖，将那两句话，连说了三遍。

这时候，那为他抓住的一双年轻男女，口不能言，心中却俱在想着！那厮莫非是颠了，什么叫“费七太爷”对着湖水讲话，湖水怎么会应？”

正在此时，突然听得平静已极的湖面之上，响起了“哗啦”、“哗啦”两下水声，从水底下，冒出了两个人来。

那两个人，出了水面之后，水只及他们的腰际。

但是湖水却显然不止那么浅，由此可知，这两人的水性极好。这两人一出水面，便向朱烈遥拱了拱手，道：“七太爷归隐已久，虽是六十大寿，但来贺的宾客，一律谢绝，尊驾请回！”

朱烈一听，面上神色不禁一变。

也不知是汗水，是雨水，顺着他额，向下流着。

只听得他急道：“两位朋友，在下特来贺寿，所带的礼物极重，若是七太爷不受，只怕无人受得起！在下为了替七太爷筹礼，还担了莫大的干系在身，七太爷实是非见在下不可！”

那两个从水底下冒起的人，互望了一眼，一齐摇头道：“朱朋友，七太爷吩咐，若有来宾，一律挡驾，戚家大庄主，昨天也是在湖边折回去的，尊驾何必自讨没趣？”

朱烈一听，不禁呆了一呆！

他在黑道上行走那么多年，自然是眉精眼企，他已经听出那两个人的语中之意，并不是什么人都见，而要来人是在武林之中，真是具有一等一声望的才行。

那两人口中所说的“戚大庄主”，乃是长江以北，第一大庄的庄主，也是长江以北三省黑道上的盟主，飞魂爪朱烈自度身份，难以与之相比。而如今既然连戚大庄主都被挡驾，那么自己，自然是更无希望了！他心中不禁大急！

那两人话一讲完，立即又待向水下沉去！

朱烈忙叫道：“两位且慢！”

两人面色一浑，道：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朱烈手一松，将少女放了下来，一探手，已抓了一柄短剑在手。那两人齐声喝道：“你敢在太湖西岸撒野，可是活得不耐烦了？”

朱烈也是江南黑道上，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的人，但是在太湖附近，他却的确不敢撒野，何况这时，他掌剑在手，也根本不是想动手！

因此他忙道：“两位不要误会，在下这次，为费七太爷觅来的

礼物，乃是一对短剑，两位先带一柄回去，给七太爷过目，七太爷一定会召见在下的。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脱手，便将剑向水中抛出。

两人之中，立即有一个潜下水去，等他再浮上水来时，那柄短剑，已经到了他的手中。另一个则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朱朋友请在此稍候！”

朱烈道：“事情甚急，两位请越快越好！”

但是那两人却根本不回答他，身形一浑，冒起一蓬水花，便已没入了水中，隐隐可见湖水之下，两人如箭离弦也似，向前射出，水性之好，的确到了罕见的地步，朱烈见两人携剑而去，面上紧张的神色才略为松弛了些，他身子一转，走出了丈许，没入了湖边的芦苇丛中，双手仍紧紧的抓住了那一双少年男女，屏住了气息。

他不时伸手，望向湖面，可是湖面之上，却一点动静也没有。

朱烈越等越是焦急，但是却不敢现身相催，眼看天色已经渐渐黑了下来，两丈以外的物事，便已经难以看得清楚了。

朱烈低声叹了一口气，望着那年轻人，低声喝道：“他妈的，你们为什么要跟在我后面？”

那年轻人给他制住了穴道，根本不能出声，只是睁大了眼睛瞪着他，看得他心中更是发慌，转过头去。他这里刚一转过头，便不禁吓了老大一跳！

朱烈绝不是未曾见过世面的人，然而在那一瞬间，他却几乎“啊”地一声，叫了出来！原来，就在他面前一丈五六处，不知什么时候，已多了两个人！朱烈在未曾见到那两人之际，实是绝未察觉有人到了近前！

那时，这两人背对着朱烈，而向着太湖。朱烈只看清其中一个，长身玉立，则十分痴肥。

只听得一人道：“这不会吧！难道他们竟到费七这老贼处去

了？”

朱烈听得这话，心头又不禁“咚咚”乱跳起来。

他要尊之为“七太爷”的人，那两人却称为“老贼”，两人的来头之大，可想而知了！又听得另一人道：“我看不至于，只不过费七静极思动，只怕会生事，我们先回去再说。”

那一个不曾再说什么，两人立即转过身来。

而两人一转过身，身形疾幌，带起一股轻风，已在朱烈身边，疾掠而过，快疾无伦。在一瞥之间，朱烈只看到那身长的一个，面白无须，十分清秀。而矮肥的却是一脸虬髯。

朱烈的见闻虽广，但一时之间，却也想不起这两人是什么来历的。他又耐出性子等了一会，才看到湖面之上，有一艘狭长的快船，飞也似划了过来！

这时，天色更黑，等他看到快船上的灯笼之际，快船离岸，已不过两丈，一闪即至。一人叫道：“朱烈朋友何在？”

朱烈连忙应道：“在这儿！”

他一面说，一面兴冲冲地走了出来，只见快船船首上站的两人，正是刚才在水中冒出来的两人。他一见其中一人，手中正擎着那柄短剑，便不禁一怔。

只听得那人道：“七太爷说，尊驾弄来的这一对短剑主人，虽是他多年不遇的仇敌，但是，他归隐已久，不再惹事，对尊驾的盛意，甚是心领，原剑璧还，请速离去，七太爷并警告阁下，剑主人甚是难惹，此去小心为上！”

他说着，一挥手间，那柄短剑，幻成一道青红，向前飞来，朱烈一怔间，短剑已齐齐正正，在他脚前，插入泥中！

朱烈实是万万想不到，自己送了一柄短剑去，仍然会尝到闭门羹！

那的确是其所万万料不到的事情！

因为如今，在太湖西洞庭山隐居的费七先生，本来乃是南北

一十七省，黑道上的总盟主，多年之前，便是为短剑主人所逼，才不得已在此隐居的。近年来，听得武林中人传说，费七先生有静极思动，再与短剑主人，决一雌雄的打算，何以自己将短剑送来了，竟会璧还？

朱烈忙道：“两位上覆七太爷，在下还擒了两人，大约是短剑主人的子女——”

然而那艘快船，却已经没入了黑暗之中！

本来，他伤了那两个年轻男女，心中已知惹下了大祸，所以才想前来，托庇于有黑道第一异人之称的费七先生。

如今，费七先生竟然不收留他！这一来，事情更是弄巧成拙，因为这件事已有人知道了！朱烈一想及此，再想及短剑主人的厉害，实是亡魂皆冒，身子把不住微微发起抖来，手一松，将两人放在地上，忙又将另一柄短剑，拔了出来，插在地上，退开了丈许，又向两人望了一眼，重又掠向前来，抓住了两个肩头上的铁爪，硬向外拔了出来。

两人痛得汗如雨下，但朱烈一将铁爪取出，身形疾幌，早已没命也似，向前疾掠而出。看他这一番动作明是想假祸于费七先生，因为两人若是毒发身死，也是死在太湖边上的！

朱烈先生硬生生地将铁爪拉出之际，两人一阵剧痛，体内真气运转，自然加速，将被封住的“带脉穴”冲开，但是身子却仍是软弱之极，全身发麻，难以行动。

那年轻人喘了几口气，道：“师妹……这怎么好？”

少女痛得咬紧了牙关，道：“你……怎么那么怕事！”年轻人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事情闹得大了……我们实在难以……”

他话未曾说完，少女已不耐烦道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要婆婆妈妈多说有什么用？至多全怪我不好，没有你的事，还不好么？”

年轻人急忙道：“师妹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——”

然而那少女却转过头去，显然是不愿意听他的话。

那年轻人又叹了一口气。

正在此际，只听得桨声传来，两人连忙看去，只见刚才隐没在黑暗之中的那艘快船，已经再次傍了岸，两个人跃上岸来。一人道：“哈哈，果然不出武诸葛的神机妙算！”

另一人道：“剑人俱在，快动手！”

那年轻人和少女两人，对望了一眼，不知那两个人去而复转是什么意思。他们对那两人所说的话，莫名其妙，但是“武诸葛”三字，他们却是知道的。

那三字，不但他们知道，而且武林之中，可以说尽人皆知，河南嵩山的武林人物，北有艳尸花琼，中有嵩山派，南麓则有武诸葛小天雷欧阳生泰，这是人人皆知的一流人物。

所以，两人一听得“武诸葛”三字，心中不禁暗暗吃了一惊。

这时候，他们两人，躺在地上，一点反抗的能力也没有，只见那两人走了过来，一伸手，先将短剑拔了起来，在身上一擦，擦去了污泥，立即青光闪闪，然后，又来到了两人的面前。

那少女道：“你们想作什么？”

那两人咧嘴一笑，道：“七太爷请你们去。”

那少女道：“我们不认识什么七太爷。”

那两人的态度，出乎意料之外，却十分恭敬，道：“七太爷是令尊令堂的旧相识，两位到了西洞庭，自然会成相识了。”

那年轻人忙道：“两位一定弄错——”

可是这一次，他乃是一句话未曾讲完，便被那少女在腰际撞了一下，撞得他有口难言，而那少女则道：“我们不想去。”

那两人道：“七太爷之命，无人敢违，两位能得到西洞庭，乃无上之荣，何以拒绝？”他们一面说一面从快船之上，又有两个人跃上岸来，四人夹手夹脚，扶起了那年轻人和那少女，一齐跃上了快船，船桨划动，快船如飞向前驰去！

那年轻人望了少女一眼，立即先道：“你不必多言，一切由我

来耽担好了！”那年轻人叹了一口气，从他面上的神情来看，可见他心中有许多话要说。

但是，他却又像是听惯了那少女的话，所以只是叹了一口气，不再言语，那快船行动极快，天黑之后，细雨未止，却又下了极浓的浓雾，真难以想像在漆黑的一团之中，掌舵的人是怎么辨别方向的。

在船上，谁都不开口说话，约莫过了半个时辰，只见前面浓雾之中，突然有光芒透出，面快船的速度，也慢了下来。

转眼之间，船一停，便已靠住了码头，只见一个中年人，站在码头之上，道：“来了么？”那两人道：“来了，只不过两人全受了伤，而且还中了朱烈的独门飞爪，伤得甚重。”

那中年人道：“不打紧，欧阳前辈早已料及此点，已另派人去向朱烈取解药了。”

那两人中的一个问道：“朱烈肯给么？”

那中年人“哈哈”一笑，道：“他不给也是那样，给也是那样！”

年轻人和少女两人，一听得这句话，都不由自主，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战。他们看到朱烈，在劫夺一帮客商，将一十七名丝毫不会武功之人，尽皆杀戮之际，已经认为朱烈是天下最狠毒的人，因之虽然他们另有要事在身，也追了下来。

但是此际，当他们看到费七先生诈作不受朱烈之礼，却又要派人将剑、人一齐接来，还要再派人去杀了朱烈灭口，可知费先生之阴险狠辣，犹在朱烈之上十倍不止！

只听得那中年人道：“快带他们去洗净换衣，解药大概也可以取到了，那一对短剑，先交给我！”

那两人道：“是！”将一对短剑，恭恭敬敬，奉了上去。

那中年人接了短剑在手，翻来覆去看了片刻，道：“好剑，好剑。七太爷今晚极是高兴，只怕等一会各人全有好处！”

那扶住年轻男女的两人，以及摇船掌舵的人，都欢声答应。那